

汪凌

油 画 作 品 集



二十一世纪
中国中青年
美术家丛书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凌作品集 / 汪凌绘. -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7.1

(二十一世纪中国中青年美术家丛书)

ISBN 978-7-5362-3472-7

I. 汪... II. 汪...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7541号



总序 广东省文联主席 刘斯奋

总顾问 广东省美协主席 许钦松

特邀策划 陈子昂

责任编辑 刘一行

责任技编 谢芸

书籍设计 陈海宁

助理设计 戴小宁

二十一世纪中国中青年美术家丛书·汪凌油画作品集 汪凌 著

出版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出版人 徐南铁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年1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4

印 数 1500册

ISBN 978-7-5362-3472-7

定 价 220.00元(全套11册)

ISBN 978-7-5362-3472-7



9 787536 234727 >



汪凌 WANGLING

1974 生于湖北武汉

1993年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附中

1997年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获学士学位

2003年 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展览

2002年 十七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大田美术馆 韩国大田

2003年 广东第二届当代油画艺术展 广东艺术博物馆 中国广州

2003年 十八届亚洲国际艺术展 香港文化博物馆 中国香港

2003年《微波》PARK19艺术空间 中国广州

2004年“开放的姿态”——首届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 广东美术馆 中国广州

2004年“韩国环境”——2004首届国际艺术展 COEX会展中心 韩国汉城

2004年“A one”——中日韩美术交流展 大邱市立美术馆 韩国大邱

2005年“来往”——中日韩美术交流展 广东美术馆 中国广州

2006年“限制与自由”——中国当代艺术展 美术文献艺术中心 中国武汉

2006年“New China”——中国当代艺术展 美国纽约

2006年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展 中国平遥

2006年“和”——中日韩美术交流展 亚洲美术馆 日本福冈

1974 Born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1993 Graduated from middle school which attached to Hu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1997 Graduated from HuBei Academy of Fine Arts, get the bachelor's degree

2003 Graduated from Fine Arts Academy 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et the master's degree

Now teaching in the Fine Arts Academy i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EXHIBITION

2002 The 17th Asia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Daejeon Municipal Museum of Art, Korea

2003 The exhibition of 2nd Guangdong contemporary oil paintings, Guangzhou, China

2003 The 18th Asian International Art Exhibition, Hongkong Heritage Museum, Hongkong, China

2004 The Open Attitude—The first art exhibition by Guangdong young generation, Guangzhou, China

2004 Environment Art Expo Korea 2004—The 1st Exhibition of International Art, Seoul, Korea

2004 KOREA.CHINA.JAPAN Exchange Group Exhibition—A One, Korea

2005 KOREA.CHINA.JAPAN Exchange Group Exhibition—Reciprocity, Guangzhou, China

2006 Limit and Freedom, Fine Arts Literature Art Centre, Wuhan, China

2006 “New China” ——The Contemporary Art in China, N.Y. America

2006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PingYao, China

2006 KOREA.CHINA.JAPAN Exchange Group Exhibition, Fukuoka, Japan

序

站在将来回顾中国当代美术，会是一件令人惊喜不断而又感慨良多的事情。以审慎的乐观态度看，美术事业在当今中国即便不是处在多元发展的鼎盛时代，也应该是这种时代的一个开头吧。而中国的文艺格局离开真正的多样繁荣已经很久了。我们如果不能准确认定这种局面是否就消失在“独尊儒术”的那一刻，那么至少还能清晰地记得，仅仅二十多年前，整个文艺还在被严酷地束缚于单一和僵硬的模式之中。当然，感慨可能仅属于我们这些曾经跨越时代分水岭的人，对于今天二十岁左右的一代人乃至他们的后代来说，也许就只有惊奇与不理解了。因此“关注当代”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更多了一重需要承载独特人文情感的责任在。

从历史的角度看，观察当代美术还有更现实的意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思想包容度最高的时代。但当时的美术却处在初步发展阶段，甚至也没多少实物资料留下来供后人体验。因此要观察中国式的“包容思想影响下的多元美术”，仅仅依靠文物考古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倒不缺乏在独尊思想指引下产生的一元美术的标本，例如：服务于政治宗教宣传的晋唐庙堂壁画，追随文人说理格物风气的宋代写实绘画，表达儒家人格理想的明清及近现代文人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光亮”绘画……等等都可以算是。但说到体验中国美术多元化状态，基于上述原因，恐怕还得寄希望于对当代的关注。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长期的“天下一统”重新落入到“列强环伺”的境地。异域思想大量涌入，“五四”后更酝酿成一场思想革命。美术置身其中，也迅速生长出多个由各种观念理想支持着的发展取向，风格种类与从前比较可以说繁富得多了。但在当时，在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环境下，“救亡图存”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一切具有社会影响力行动的最高目标。文化事业——包括美术——当然也不可能例外。而且，在此之前被国人引以自傲的千年传统，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罪恶渊薮，可以想象这在文化心理上会造成多么强烈的落差。而在这种求生绝境中挣扎成长的中国美术，其生命力之顽强固然令人惊叹，但饥不择食所造成的种种后果也显而易见。只有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不断发展，中国摆脱了苦难，国力开始强大，文化自信力开始重新回归，美术事业才有可能真正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而这个机遇，就出现在当代。

我想，这套《二十一世纪中国中青年美术家》丛书的编辑策划者和参与者，也就是着眼于要抓住这个文化复兴的机遇，为历史、为后人积累资料与心得吧。他们应该敏锐的感觉到了，在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确是遇到了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政治环境宽松，经济繁荣，各种传播媒体发达。这一切都为艺术家发挥个性，把个性融入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样的环境与心态，正是建立真正的繁荣局面，重新走向世界所需要的基础。作为观察者，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的眼福，不必急于褒贬判断，安静地、持续地看下去吧。

入选丛书这一辑的美术家，他们的年龄各异，人生经历各异，目标各异，甚至所处的艺术成长阶段也各不相同。当然还有风格、画种、技巧……等等的差别。逐个看去：汪凌——视角特别，表达的情绪也特别；李绪洪——笔墨细腻，意味深长；陈子昂——小品见用水用色功力，大画更能挥胸襟气度；程奇——不断求变、越变越奇；陈天——淋漓处有细心收拾，绚丽中又包含着沧桑意味；刘一行——气质奇特，画面中似乎包含无限种表现的可能；张间生——时尚、轻松，都市新人类的气息浓厚；李启色——题材多变，感情质朴；杨开颜——形式感强，而又不乏情感的表述；余俊贤——专注、勤恳，在走一条基础坚实而不断向上的长路；余远权——语言有特色，静物尤其有味。这许多的“不同”，正就和丛书的编辑宗旨——包容性——相吻合。祝愿他们能够保持并且发展目前良好的创作状态，在事业上得到一个令各自满意的结果；也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一直编辑下去，使读者可以凭借它不断拓展自己对中国当代美术的视角，也使后来者增加一个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美术状况的可能有用的着力点。

广东省文联主席 广东画院院长 刘斯奋

2006年12月

凝视与观看

娄 犀

突然到了文字和图像泛滥成灾的年代。不管你愿不愿意，每天都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图像和文字资讯的“狂轰滥炸”。即使你小心翼翼地根据需要去审视和筛选它们，也得耗掉你大量时间和宝贵的视力，除非你宣称脱离“现代文明社会”。比起所有能复制的东西，人的眼睛和生命以暂且不能复制为理由，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所以，当我看到汪凌画中《新青年》们第一眼时，就被那清澈明亮的眼睛打动，羡慕中伴着酸酸的嫉妒。《新青年》们的“凝视”连同弹性肌肤，粗大毛孔、粉刺黑头、晶莹如宝石般坚实的牙齿以及强有力的呼吸，都对我构成一种力量，一种新生代活跃而新鲜的生命景观。

—

眼睛，是我们熟知的“心灵之窗”。如果不经过特殊训练，它很难掩饰人的心灵活动。在唐代房玄龄等人的《晋书·王衍传》中记载，东晋时的名画家顾恺之善画人像，但所画人像一连几年都不点眼睛。别人问他原因，他指着眼睛回答道：“四体妍媸，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四肢的美丑，无关紧要，人像要传神，关键就在这眼睛！）

黑格尔也认为，眼睛是“使精神显形的灵魂司令部”，“如果我们问自己在所有这些器官中，作为灵魂的灵魂会在哪一个当中全面地显现，我们立即会想到的是眼睛，因为正是在眼睛中灵魂全神贯注；它不只通过眼睛去看，而且反过来也通过眼睛显示自己”。（《美学》第三卷第一部分）

汪凌的作品，不论人物还是动物，吸引我们的是他(它)们的眼神，各种眼神反映出共同的“凝视与观看”主题。他(它)们仿佛正在观察和了解画外的世界，而画外观者则通过他(它)们的眼神和表情，判断、观察和了解其性格和内心。对观者来说，这些形象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它)们具有的感情我们都有，陌生的是，还从未这样被迫近距离地去观察，从放大的面孔上，注视如此多的细节，这些细节真实得有点让人难以忍受。看久了还会发生迷惑，里看外，外看里，到底看到些什么？你看我，我看你，不知究竟谁在看谁？而且同是在“看”，作者引导的“看”和观者自己的“看”，并非一回事，有时候甚至完全错位，说不准该看到的没看到，不该看到的又看到了？抑或又在看又没在看？作者捕捉“观看”为创作主题，我认为很

智慧。因为“观看”是件看上去相当简单，其实却相当复杂，很多时候看似属于群体意向，其实更多时候又纯属个人内心的事。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它根本无法言说。

人不能没有眼睛，眼睛是判断、辨别事物真相和全貌的最重要器官，因此古人用“盲人摸象”的寓言，来说明“观看”的重要性。正是眼睛的“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的定点。可是，光有一双健全的眼睛就够了吗？就可看到事物的全貌和真相了？非也！我们看到些什么，取决我们知道些什么，就是说我们眼睛背后还有另外一双眼睛，它影响我们观看的方式。你看到什么取决你的观看方式。而上述观看方式的多样、重叠、错位和虚虚实实，其实都反映出人的观看方式大都从自我情境出发，受各自眼睛后面的知识、文化、信仰、教育的影响、建构而形成。我们的眼睛并不是简单的去注视一件东西，而是总在审度物我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视线在忙碌和移动中，不断地构造和理解着周围的世界。

然而，约翰·伯格告诉我们：“我们见到的与我们知道的，二者的关系从未被澄清。”（约翰·伯格《观看之道》）这就又增加了对“观看方式”理解的复杂性。确实，尤其在今时代，这个问题更显严重。在五颜六色，灯红酒绿，巨大广告，漫天资讯将我们淹没的海洋里，你既不能知道海有多大，也不能看到海有多大，你只能匆匆一瞥，看到些“碎片”而已。所知道所接受的充其量只是微小一隅，沧海一粟。又何尝不是“盲人摸象”？

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观看”的问题已不是个小问题，甚至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成了一个时代问题。在充斥广告、电视、网络、游戏和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虚拟空间的电子科技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有影响）？观看方式又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已经在转变）？新的影响和控制手段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因科技改变时代的大潮来得太迅猛，还来不及细细观察和考量，正在被我们使用的科学技术、媒介工具都太新，一时还无法检测出它们的长久利弊，这些都需要时间去熟悉、消化、研究和积淀，才能建立起新的参照系。作者敏感到问题的复杂和重要，为引起人们的关注、思考和重视，她选择了“观看”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点，将它用视觉形象的手法放大，并作“陌生化”艺术处理，直观、形象地提出这一问题。

二

在《新青年》系列中，她截取普通青年形象，表达一种我们习惯之外的另类真实和生活原貌，借以纠正广告、电视对我们的不良影响。这些不加修饰的真实形象，平时并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与广告、电影、电视上经过包装和粉饰的形象截然不同，显得更真实、自我、趋向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生活带来新鲜和刺激。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我们所置身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类成长中的、对未知更敏感的、鲜活生猛的社会原生力量，映射出现代社会盛行的美容潮及各种高科技、新媒体带来的无所不能的修饰复制技术的虚假。在带给观者一种陌生的熟悉感的过程中，作者欲唤起还原真实生活的认知。另外，将这些青春面孔和细节放大，在视觉上和心理上有着多重意义。首先让人产生一种不习惯的“刺目感”，犹如我们在广角镜里看到的形象，而后生发“变形”的质疑，随着和画中人物的对峙和逼近，你会感到被一种窒息感包围，视力感到压迫和晕眩。这可能正是作者要达到的效果，即人的“异化”隐喻。

选择使用最传统的画笔和写实技术去表现这一意图，对作者而言，既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态度。如她所说：“选择作品表达方式的过程是帮助了解自身的内省过程，而耗时费力的制作过程，是反思时代、倾听自然、贴近生活本质的方式，也是澄清情感，逼近心灵的技术手段。”这仿佛成为她的一种修炼手段。

她将在《新青年》中未表达完全的“代际更迭”日渐加速的想法，在《网络新青年》系列中作了进一步地阐释。她敏感察觉到，由于电子时代的飞快发展，导致“代际”划分的周期越来越短，越来越快。她与年龄上并非有太大悬殊的“新人类”之间的隔阂情绪，使她反思自己感到“老化”的问题。“代际”快到已经可以十年、五年(或更少)一个周期来划分，对此威胁，她只好用“骑墙者”来形容自己，哀叹自己已找不到落脚之地。对新一代不理解、观望同时又欣赏、嫉妒的矛盾情感，使她把“新新人类”看成网络虚拟世界不太真实的一类人物，并赋予他们虚拟人物才有的品质。另类的危险也确实存在。以往时代还没有这样一种经验，被人类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虚拟人物”，今日的科技手段已能赋予如同真人一般地“存在”，他们被塑造得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成为了另一个世界真正“活生命体”。这一概念，已经混淆了物质实体与人类意识的界限。比真人还要“真实”和“熟悉”的虚拟人物，对当代城市青少年来说，正在变成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大有取代现实生活的可能。可怕的是，

这些被创造出的“虚拟人物”已有被真人模仿的发展趋势。网络、虚拟世界、虚拟人物，打破了我们对“什么是实体”的传统认知，也打破了我们对“他者”的定义和社会人际关系有机性的认同。它们将会带给人类什么样的影响？尚未可知。

我比较喜欢《动物》系列中那些“动物即人”的隐喻手法，对当代社会进行了颇具幽默的比对和反讽。在对动物及主人做了有距离的仔细观察后，以冷静犀利的笔调，捕捉住动物那一瞥真实而富象征性的眼神，让人禁不住联想起人类的各种眼神和行为：冷酷的、自负的、哀怜的、疯狂的、恐惧的、因恐惧变得富有攻击性的…，整个一个“欲望都市”的写照，表达了作者对由身份、地位、阶层构成的当代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看法。在技法上，一改以往超极写实主义的手法，大胆运用抽象、具象一体，工、写结合、精粗得当的新手法，引出一种洒脱的中国画笔墨意趣。

广告，是我们生活中看到最多的影像，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广告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有在现代城市巨型广告牌林立的街道上穿行的视觉经验，也都有将时间不得不耗在电视连续不断的广告影像中的视觉体会，由于它们太多，无处不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早被刺激得视觉疲劳和大脑麻痹。但脑海中残留的广告词的只言片语、形像画面的支离破碎，对我们的视觉、心理和思维会否产生看不见的慢性伤害？《玻璃之光》是件用综合材料制成的作品，将大众熟悉的广告上的“俊男靓女”形象，撕碎成残片，嵌进玻璃当中让人“陌生”地观看。针对这一当代生活铺天盖地、无法躲避的“广告”对人构成强制性的“视觉暴力侵害”现象，作出尖锐嘲讽和批判。如按“图象有灵”的观点，这幅作品还可以解读为完整生命的解体。那些碎片不得不让人联想从人身体上剥离下来的皮肤和器官。破碎和肢解后的“生命”，是否有种罪孽、惩罚或其他的含义？这使得《玻璃之光》更具一层恐怖性质。而玻璃表面反射出观看者的影像，与画面里的碎片叠合交错，更多了一重意味深长的解读。

历史上，新观看方式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技术因素引起的深刻变化分不开。当照相机发明时，它带来的冲击力不光是视觉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机械眼”以它特有的方式显示世界。无疑，它创造了新的观看方式，带来人类认知上的巨大变革。但同时，也让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看方式，更远离了早期人类看世界的整体认知。今日科技迅猛发展的颠覆性力量还无法预测，幸而我们保留着最原始、最宝贵的器官——眼睛，用它来“凝视”与“观看”，以便反思我们的时代，反思我们自己。





新青年系列之五 局部
2005,100X100 cm
布面油画

The Youth 5
2005,100X100 cm
oil on canvas





新青年系列之五
2005, 100X100 cm
布面油画

The Youth 5
2005, 100X100 cm
oil on canvas





新青年系列之四
2003, 100X100 cm
布面油画

The Youth 4
2003, 100X100 cm
oil on canv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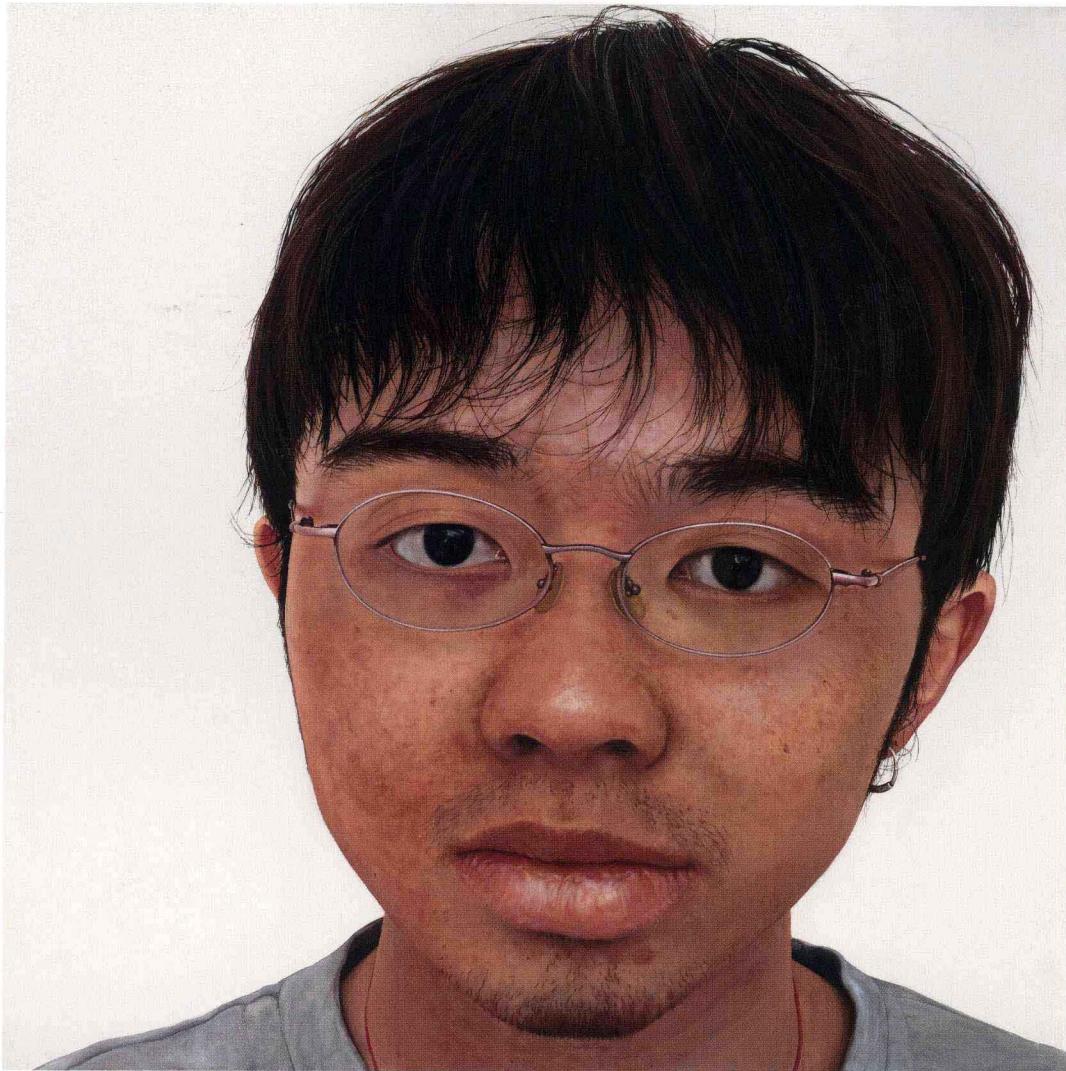




新青年系列之三
2003, 100X100 cm
布面油画

The Youth 3
2003, 100X100 cm
oil on canvas





新青年系列之二

2002, 100X100 cm

布面油画

The Youth 2

2002, 100X100 cm

oil on canvas